

全
庫
藏
品
精
美

Yintan
Yese

银滩夜色

关圣力
著

—关圣力散文精品集—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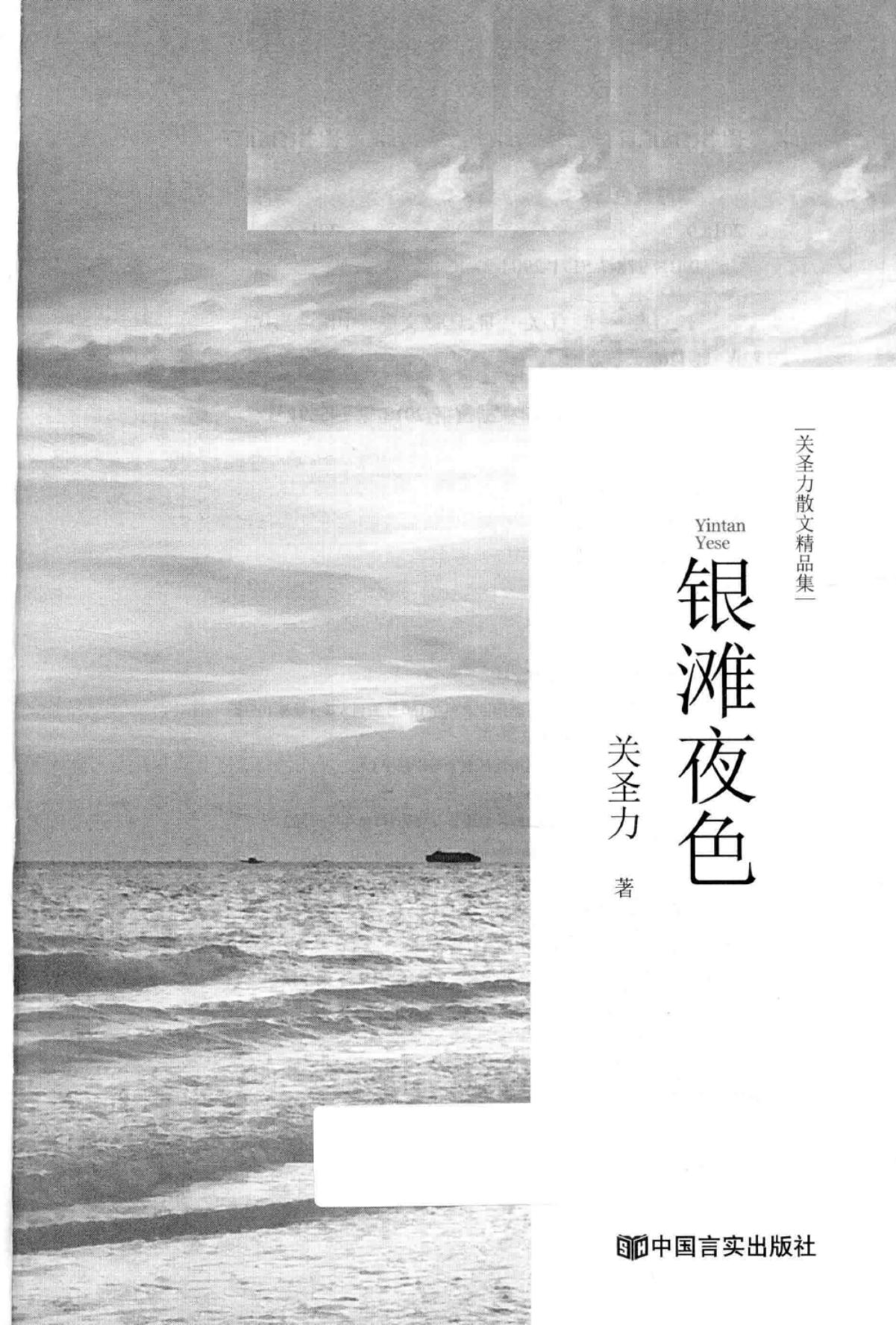
—关圣力散文精品集—

Yintan
Yese

银滩夜色

关圣力 著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

—关圣力散文精品集—

Yintan
Yese

银滩夜色

关圣力 著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目 录

contents

上 篇

- 作家都是暴露狂 / 003
- 母语是心灵之本 / 007
- 婚姻说 / 016
- “性”的文学意义和生命的哲学概念 / 019
- 关于“鬼打墙”的文学说 / 024
- 论想象思维 / 027
- 文学的责任 / 031
- 炒肝儿与文学 / 034
- “女儿会” / 037
- 北京话口语中的微妙变化 / 039
- 我爱克里斯蒂安妮 / 044
- 名人的名誉 / 046
- 生命之爱 / 049
- 自我装修者戒 / 054
- 春寒料峭的晚上 / 058
- 我的读书之乐 / 063
- 追忆恩师韩少华先生 / 066
- 梁晓声的尴尬 / 070
- 闻老师和白菜头 / 078

目 录

contents

下 篇

- 角儿与粉丝 / 091
- 怀柔记 / 096
- 五里桥长镇安海 / 106
- 一路怪事 / 110
- 散记桂林行 / 115
- 桂林大水记 / 124
- 建始彩虹 / 127
- 摸鱼·转树 / 133
- 采风手记 / 139
- 克隆与神话 / 144
- 补皮 / 148
- 银滩夜色 / 153
- 用音乐温暖心灵 / 160
- 偶然之想 / 163
- 出行的闲话 / 166
- 麻雀劫 / 172
- 珍贵的记忆 / 177
- 路无坦途 天行健 / 181

上 篇

作家都是暴露狂

003

参加了一个座谈会，关于文学创作的话题，其实就是阐述下各自对文学的感悟，交流看法，联络情感，说说自己的写作计划或成绩。

我坐在会场一角，听大家热烈讨论，也独自思索，文学是怎么回事，作家是怎么回事。一个小想法，感觉挺好玩，回来就把它记下了。

其实，我常常这么想：生活是生命的体验，这是繁杂的过程，充满了喜怒哀乐。人们要在生命中经历成功的喜悦，遭遇坎坷的磨难，忍耐寂寞和孤独，品尝爱的美好和被抛弃时的痛

苦。漫长时间里，每一个人都会在这个过程中煎熬。人们有时会充满自信，踌躇犹豫，也会好奇嫉妒。于是，看看另一个个体的存在状况，尤其是看看他们成功的经验，失败的缘由，个体隐私，等等，几乎是每个人的内心欲望。这种欲望，便是心理学说中所谓的“偷窥欲”。

比照哲学的概念，我们生活的空间，是矛盾体，没有任何单一的行为或事物独立存在。那么既然人有偷窥的欲望，一定也有暴露的欲望。如此才是矛盾的统一，“阅读”由此成为满足“心理偷窥”的最好捷径。它不动声色，无须选择作案时间地点和对象，没有被警察与好事者抓捕敲诈的危险，在文字的海洋里徜徉徘徊，除去精神或感官会被刺激、眼睛需要劳累外，绝对安全。

当然了，还有许多其他途径，一样能够满足人的偷窥欲，否则，像什么“偷听”“偷看”“偷拍”“听床”等词语就不会存在了。眼下，还有什么“视频监测头”“跟踪”“窃听”等手段来对付大众。对于绝对多数的个体，阅读，是满足自己偷窥欲望的最好最便捷的选择。

而文字作品，或者说文学作品，则为满足人们这一内心里的私欲，提供了可能。作家也因此成为这一行为的另一部分个体。因为可以称为作家的这部分个体，不仅有“偷窥欲”，还有更加强烈的“暴露欲”。这里并不是说爱好写作的人都有随便脱衣解带的毛病，作家们靠的是思维与创作，凭借个人经验和道听途说来的事件，加以想象，丰富内容，揣摩读者的好奇心，依据自己的暴露偏好特征，进行创作，为读者推开一扇可



供偷窥生活的窗。

于是有揭露贪官污吏欺压百姓的作品，有写风花雪月男欢女爱的作品，有描写底层民众生活艰难的作品，有呼唤民主公平的作品，有宣扬人性道德的作品。还有更多的专为迎合某些更低级兴趣的直奔主题，展示风骚败德性情，絮絮叨叨无病呻吟的文字，或者胡乱编造、歌功颂德的连续的电视画面等东西。应该说，前一部分的作品，具有文学的高雅性，而后者则流于专事文字挑逗的低俗性。

说作家都是暴露狂，没有贬低作家们的意思，因为我也是其中一员。这里要这么给作家定位，是因为总有作家说，或者被人说，“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”。每一听到这话，我浑身都酸，要起鸡皮疙瘩。虽然有作家，许多作家喜欢被人这么恭维，并为此骄傲自大，以为只要一叫作家了，或写了几篇东西，就自以为是作家了，就了不起了。我是绝对不敢应下这个差事的。我老觉得，“作家”俩字，跟“工人”“农民”“士兵”等分类没什么区别，只是行当的代称而已。要是写写字就成了耶和华，这个世界就真是荒谬到了极点。再说了，作家们写出的东西，也并非都精彩，鱼龙混杂中，鱼还是占多数的。况且，鱼不是也得分个肥瘦大小嘛。所以，作家实在与“灵魂工程师”没一丁点联系。

按照我上述的分析，作家写作，仅仅是对生活的揭发，撕开自己或别人的经历，暴露一些读者感兴趣的东西而已。尤其是作家在写作中，无意识地流露出自己的色情情绪，更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。这是因为，任何着力表现性爱在生活中的

重要的作品，都有色情倾向。若对性爱不感兴趣，那就无所谓文学了。不信的话，去读一读《神曲》《圣经》等作品，这些经典文学作品里，无不隐含着作家创作出的爱情故事。好的作家，以理智适度地暴露自己的潜意识思维，赢得读者的青睐，这便是作家的可敬之处了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些作家，一味地暴露发泄性隐私，以此挑逗读者，却只能给读者留下恬不知耻的印象。阿尔伯特·莫德尔说：“某个作家为了钱而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，结果表现得简直与娼妓无异。”

暴露与暴露不同，所以作家与作家也有区别，有的作家由此高尚，有的作家由此堕落。

母语是心灵之本

007

对语文的学与用，我有很深刻的体会，总觉着它不仅仅是门学问，更是开启心灵的钥匙。语文学得好不好，对于个体的知识积累，素质修养和道德陪护，都是十分重要的。说起来很惭愧，我没正经上过学。该上学的时候，正好是停课闹革命的年代。后来想学，虽然自己的知识底儿薄，可凭了一腔子的热情，再加上临阵磨枪的突击复习，恢复高考的1977年，竟然以高出录取线三十多分顺利地过关。考虽考上了，可我生性倔强，常因不堪忍受侮辱而冲撞领导，也从不干阿谀奉承的勾当，上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呢，也就因此而被领导扣压了。领导

们还在许多场合，正式或不正式地说让我好好安心本职工作，说什么“修马路，用不着大学的文化，会拿铁锹铲土，用大镐刨地就成了”。是的，那年我的本职工作是修马路的壮工，整天在烈日下寒风里，拿着铁锹大镐跟黄土地较劲。

人嘛，既然活着，就得体现出存在的价值，也才有作为人活着的理由。我当时这么想，“修马路可能用不着大学文化，可有了大学的文化也就不用修马路了”。哲学的相对论是这样的内涵吧？环境逼着我走上了自学的路。考虑再三，觉得最适合自学的应该是中文。学中文，用眼睛看，用心去理解，再加上博览群书，虚心求教，大约就会受益。因此，我也就学了中文走上了自学之路。

通过对语文的不断学习，对知识的不断攫取，自觉着素质提高了不少，已非当年筑路力夫的思维水平，糊涂如糨的头脑，也在学习过程中渐渐清楚起来，眼下我竟能靠写些小文章换稿酬了。要不是当年发奋读书，到现在，我恐怕仍然像一张缺油少盐的干烙饼，谁都敢拿擀面杖擀你，拿小铲子翻腾你几下。

说起学语文，就不能不说说我在学习时的感悟，或者说是对语文教育和学习方法的理解，还有就是通过学习，我真的得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。这也是我多年自学得来的经验，其过程，可以说是苦乐参半。

有两件小事，绝非闲话，与语文的学习和应用有紧密的关联。所以我得说说，以证学好语文的重要。头一件是给人当“枪手”，一共两回，而且都是写论文！二是一位在咱们中国土



生土长的年轻人，大学毕业时要找工作。在申请去外企工作的时候，他在申请表里填上了：中文一般，英语流利。根据我的了解，这位小朋友的父母均是最普通的中国工人，往上的几代人里，也没有西洋或东洋的血缘。他也没出过国去溜达过，连旅游都没出去过，仅仅在这个省，那个省之间徘徊转悠。那么，何来“英语流利”呢？是他学的好？可你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课本摞起来恐怕得有几尺高，认真不认真的，你也在学校里待了十六年，连自己的母语都只是一般，那滴里嘟噜的英语却能说好，还流利，鬼才信！我想。或许那家外国公司没要他，就是说明这样的谎话，连外国人都不信。

再说给人使唤着当“枪手”这件事，我有位朋友，是位小医院里的医生。他身穿白大褂，脖子上挂着听诊器，整天看病开药方，算人五，还是人六，不知道，反正牛气得很，推销药品的提成绝没少拿，免费跟着医药代表走东串西去游山逛水的事，也没少参与。按理说，他业务水平也确实可以的，发烧吃ABC，感冒打打吊瓶，这他都懂。但评职称，涨工资的时候，学历或是什么资质不够，要弄篇论文过关。他写了，可自己瞧着都不太满意，不敢往上送。于是，这位老兄来找我，让帮忙给顺顺，也就是把把文字的关，使文章看起来能让人轻松点。我不懂医学，连生理卫生都没学过，怎么敢贸然答应，就把他论文翻过来掉过去地看。实话实说，学术观点怎么样我不知道，但文字却如同未经耕耘过的大地，到处是坑坑坎坎，“碎石头、烂草”什么都有，怎么念，都不通顺，错别字忒多。我

就摇头。看我要拒绝他，这位老兄急忙把放在身边的一个报纸包挪到桌子上，打开来，往我跟前一推说：我知道干这个辛苦，熬人，给你弄盒烟提提精神。你也别拒绝，论文观点不用你管，只要把文字给我弄顺喽，错别字给挑出来改正确就行。

我看那烟，包装精美，红光闪闪的晃人眼睛，两条软中华，烟底下还压着个小纸包。烟是当前最好的烟，小包里是什么我也能猜着，可我不敢要啊，不懂医术，怎么能给人家弄论文呢？可又一想：论文通过，这老兄肯定得加薪水，日久天长了，他受益小不了啊。求人办事嘛，他破费也应该。我这么一个破文人，不仅人轻，服务的“衙门”更清，绝对没有卖药拿回扣的机会！稿费就是我的脊梁骨。再者，说是给他帮忙，我不也能借机会过过“写论文”的瘾吗？不是还有，啊，还有他送来提“精神”的物质呢！

再一次，是位同事的妻子自考大本的毕业论文，这回是经济的了，而且不是改，是写。他们到家里来找我的那天夜里，下着挺大的雨，由此可见，事情是到了燃眉之急。大约是夜里十一点多钟吧，他们夫妻俩打着雨伞，抱着个小包来了。有趣的是，二位的衣服淋湿了，小包却保护得很好。由于我们在一个单位里同事许多年，是很好的朋友，他说话也就不讲理，结束语是：管也得管，不管也得管！他说着，他的妻就打开小包让我看。小包里边是乱七八糟的教科书、参考书，整整齐齐的稿纸和打印纸，还有零零散散的好几页论文题。当然还有，啊，还有什么呢，我就不好意思说了。我抬头，朋友和他的妻正看我，四只眼睛里流露着的是期盼的神情。尤其是朋友妻子



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，忽闪忽闪的真好看。就为这，我怎么能说不管呢？

可经济，我仍然不懂。但有了第一次的经验，我的胆子也就大了很多。触类旁通是个怪东西，常常怂恿得人不知道天高地厚。咱虽然只会写点小文章，却老觉得与经济同属文科之类，离得不是很远。不就是买卖交易、价格利润、宏观、微观什么的吗，再说他们不是还带来了教科书和参考书嘛。写！我倒要看看，我这个没上过大学的家伙，写出的论文能不能过关。近两万言的论文《市场经济必须有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》最后是通过了，可也给朋友的妻子添了不少的麻烦。

我不是想借这事检验一下自己的能力嘛，就动用自己的全部家底，恨不能把五脏六腑翻个个儿，都倒腾出来让人看看。毛病也就出在这儿。人家老师要不是火眼金睛，就准是念惯了同学们词不达意的文章。这抽冷子看到了一篇语言通顺、论据论点比较准确的东西，兴奋和惊诧之余，就把朋友的妻子招了去。好几个老师，正襟危坐成一排，非要听她答辩。东西不是她写的，答什么？她心里空虚，怎么辩？当时的情况是老师一问，朋友的妻子三不知，整个儿的驴唇对不上马嘴。好就好在主考官们都和我一样，全是土质泥身的男人，而她，是女人，是漂亮的女人。男人和女人的关系，如同土和水的关系，水一大喽，那堆土，甭管胶质还是沙质，哼！准得变成稀泥。朋友的妻子一看不能蒙混过关，便实话实说，坦白过程中，又加上了哭天抹泪，可谓是声情并茂。凡是男人，对女人，尤其是对漂亮女人，内心深处总有点恻隐之情，何况人家还流了眼

泪呢，还真诚地忏悔了呢。面对朋友妻子的诚实和眼泪，几位主管答辩的土质泥身稀了！先生们一嘀咕，论文，过！文凭，给！干了这么多年工作了，不就想弄个自学大本的文凭，容易吗？美女胜利了，我也胜利了。为这事，现在我仍然得意着呢！帮人家写点东西，也不费很大的力气，人家拿了大学文凭，我呢，落个人情，增加了朋友间的友谊，这不是学语文的好处吗？

可话得说回来，这语文要想学好，也不容易，非用心去学不能达到目的。我之所以能很快找到感觉，可能与我没上过什么学有关。白纸黑笔，往上画什么是什么。要是黑纸黑笔，画什么都不容易看见喽。

我的语文，是在图书馆里学来的。整整三年时间，不论刮风下雨，也不管酷暑严寒，每天我都骑着破自行车，从家或单位直奔首都图书馆，几无间断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沉浸在书的海洋中，什么古籍经典、世界名著、现代文学作品和当代文学期刊，等等，什么书都看。外国的从柏拉图、但丁到叔本华、黑格尔、马克思、莎士比亚、纪伯伦，不管是什么空想、经济、哲学、美学还是文学，也不管是什么唯心的唯物的，只要它以书的形式，竖立在书架子上发呆，我就用心灵和它对话；中国的从诸子百家、唐宋元明清的子集经史、诗词曲赋、神仙鬼怪故事到爱情小说和通俗话本，甚至是古今第一禁书的《金瓶梅》，还有属于宗教哲学范畴的《唱赞奥义书》我都看。说实话，当时真的挺困难，古代汉语精简深奥，很难理解，还有好些字不认识，咱不是没上过什么学嘛。于是就查字典，就任